文史资料选辑

第四十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资料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中山舰事件的内幕 ……馬文車 遺稿（1）
四・一二政变前的秘密反共会議 ……黃紹竑（9）
“馬日事变”亲历記 ……魏　鎮（16）
朱培德对政治工作的“欢迎欢送” ……梅　原（36）

蔣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攻 ……謝慕韓（69）
反共第一次“围剿”的源头之役 ……李家白（76）
我参加第二次‘圍剿’被俘脫逃記 ……公秉藩（81）
孙連仲投蔣和在江西与紅軍作战失敗的经过
……赵大璞（99）
刘和鼎部在建宁被歼的回忆 ……郑　正（108）
参加十九路軍在江西“围剿”的回忆 ……李汉冲（114）
蔣軍王金钰、上官云相部在江西被歼紀实
……李大同（122）
蔣軍贛州守城战役亲历記 ……馬　崑（141）
陈济棠进攻筠門岭紅軍的经过 ……曾其清（149）
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攻紀略 ……宋瑞珂（158）
我对蔣介石建議碉堡政策的经过 ……戴　岳（171）

蒋軍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攻紀要 ……杨伯涛 (181)
第五次"围剿"中的朋口战役 ……宋希濂 (197)

我所知道的改組派 ……范予遂 (209)
国民党的魔影——CC团 ……刘不同 (231)

中山舰事件的内幕

馬文車　遺稿

国民革命軍开始北伐的前一年，1925年8月进行第二次东征时，我在东征軍总司令部担任秘书长兼軍法处长；同年年底，二次东征結束，所有高級官佐大多調至卫戍总司令部，我則由蔣介石亲拟电稿致国民政府，推荐为潮海关监督兼汕头交涉員，由于工作上的关系，常来往于汕穗之間。此时，蔣介石担任黃埔軍校校长，兼卫戍总司令等职。他利用亲信爪牙組织孙文主义学会，进行种种阴謀活动。兹就轰动一时的"中山舰事件"追述如下。

一　东征結束后广东政局概况

东征軍打垮了陈炯明，統一了广东，蔣介石的嫡系部队逐漸壮大起来，他的政治野心也就从此更大。因此，当时在軍政領导方面就存在着以下矛盾：（一）蔣介石同汪精卫之間爭权夺利的矛盾；（二）蔣介石同中国共产党之間的矛盾。

孙中山先生在世时，蔣介石与汪精卫因工作关系彼此经常接触，有着一定的交誼。蔣、汪都是政治野心家，为了互相利用，結成換帖兄弟。蔣称汪为"季兄"，汪称蔣为"介弟"。

中山先生逝世后，汪精卫是国民政府主席兼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員会主席，同时又兼軍事委員会主席，蔣虽在表面上予以輔翊，而在骨子里則是别有用心。但是汪精卫善于籠絡元老派，一面又

假惺惺地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故在当时尚有一定政治声誉。因此，汪就想大权独揽，特别是在人事任用方面，几乎一手包办，不会征求蒋的意见。于是，蒋介石为了同汪对抗，就在黄埔軍校組成了一个所謂"孙文主义学会"，其中主要成員有教育长王柏龄，学生邓文仪、賀衷寒、繆斌等。后来，所有蒋的亲信，如陈肇英、欧阳格、徐桴、陈策、吳铁城等也都成为該会的重要分子。当該会成立之初，王、陈、吳等虽也曾請汪精卫去讲讲話，表面上装作对汪尊重，背后却经常造謠，挑拨离間，企图造成政局不安，并且支持蒋介石反俄、反共，其中最恶毒的是王柏龄。

当年的蒋介石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心情是：一則恐惧，二則怀恨。因为蒋自认为"唯一軍事家"，深知"有了軍权就有了一切"。他在軍事上植势之后，就一意孤行，要想实施独裁制度，压制民主，在一切措施上，一貫蒙蔽和欺騙群众。由于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日高，他很害怕共产党員会在軍队里深得人心，由猜忌而恐惧而怀恨。所以在东征結束后，千方百計寻找机会，企图把黄埔軍校和国民革命軍中的共产党員排挤出去，特别是在原由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軍第一軍方面，他一定要达到这个目的。

二　蒋介石阴谋制造"事变"

由于以上两种矛盾的存在，蒋介石蓄意兴风作浪，企图反俄、反共；同时打击汪精卫，使他应付困难，以利于排除异己，夺取領导地位。有名的中山舰"政变"事件，于是发生。"政变"的制造者，其实就是蒋介石；参加策划的則有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分子王柏龄、陈肇英、徐桴、欧阳格、吳铁城、陈策、繆斌等。

陈肇英也是蒋介石的換帖兄弟，又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情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謨很深，是当时蒋的心腹人物之一。他职充虎門要塞司令，手下拥有几艘兵舰，平时常常假借职权，利用兵舰大做走私生意，获利甚多。当时有李之龙者，系海軍局局长，品质超凡，作风正派。他发現陈肇英以兵舰走私一事之后，深为憤慨，就向汪精卫报告，经汪批准，由李出动海軍制止，曾经将其人貨一并扣留在海軍局。由此，陈肇英与李之龙結下怨仇，就想寻事报复。

当蒋介石蓄意制造混乱局面，企图乘乱屠杀共产党員，同时逼走汪精卫的时候，陈肇英为了陷害李之龙，就在蒋介石面前极力慫恿，推波助瀾。大約是在蒋、陈和上述孙文主义学会骨干分子通过密室策划后，隔不了几天，在3月17日早晨，从黄埔軍校发出了惊人的謠言，說是"共产党在制造叛乱，阴謀策动海軍局武裝政变"。謠传散布，引起人心不安，叫喊得最为热烈的是王柏齡，他是黄埔軍校的教育长兼第一軍第二师师长。

三　"事变"的经过

3月17日黎明，蒋介石突然由黄埔乘汽艇来到广州东堤八旗会館——卫戍总司令部(原东征軍总部)。先一天，我刚从汕头回到广州，因眷属尚在汕头，宿在該部秘书长房間里。他进入办公室同我碰面，我看他这次沒有帶便衣卫队，面其神气有些紧张。正在猜想間，他先問我："你有沒有听到特别情况？"

我答："沒有。"問他："有什么特殊情况？"

他說："中山舰开到黄埔，有阴謀。"

我說："我沒听到，是不是需要了解一下？"

他說："不需要，我要回家看看。"說罢，就坐了汽車回东山公館去了。

3月18、19两天，我都在卫戍总部休息，未曾出外。19日深夜时分(大約已11时左右)，我已就寝，忽然由经理处派来了汽車来接我，要我馬上去经理处見蔣校长，刻不容緩。经理处在广州火車站附近，我到达时，看到刘峙和蔣鼎文、惠东昇两个团长都在；还有陈肇英、徐桴、欧阳格等亦在座。蔣对我的說話很簡单，只說："今晚要戒严，卫戍总司令部的印信在哪里？"其时，卫戍总部因东征軍总部成立后，大部分人員都已調开，仅留参謀长李章达及少数职員。我去汕头五、六个月才回来，情况亦已有些隔膜。我随口回答："印信已不归我管，总在卫戍总部吧。"他要我立即去找来。于是我又赶回卫戍总部，唤醒有关职員，拿到印信交由蔣的侍从书記吳家旋送到经理处去。正在此时，卫戍总部参謀长李章达来电話詢問："今晚为什么要戒严？"我回答不知。李又說："請你問問校长。"于是我又到了经理处，打听戒严原因。据欧阳格說："共产党阴謀暴动，要推翻政府，唆使中山舰开进黃埔，劫去蔣校长，送往海参崴轉送莫斯科，該舰已于昨日宿泊黃埔水面，事态十分严重。刘峙和两个团长是前来接受命令部署軍事行动的。"

戒严是在深夜12时开始的。其时蔣介石就在经理处亲作严密布置：他以兼卫戍总司令的职权，調动了較多的武装部队，而其主要的兵力却放在包围苏联顧問团的住宅和共产党的机关，包括"省港罢工委員会"，派惠东昇負責，以惠的全团兵力再加上广州公安局的武装警察，执行这一任务；出动时个个枪膛实弹，枪头上了刺刀，准备賺杀。派公安局长吳铁城率領一部分武装警察，执行包围汪精卫住宅的任务，名义上称为"保护"。派蔣鼎文率部占領海軍局，解除該局的武装力量。派陈肇英和欧阳格率部逮捕海軍局长李之龙，并指定欧阳格兼負劫夺中山舰任务，并令暫代該舰舰长。

蔣介石又亲自以电話命令第一軍亲信的各师、团长，要他們将各該部队党代表中的共产党員，立即加以扣押，并加派刘峙率部配合这一行动。蔣布置完毕，又匆忙地接見了滇軍将領朱培德，密談了約半小时，內容不詳。朱辞出，已是后半夜2点多钟了。蔣即从经理处潜往造币厂（惠团团部所在地）隐匿。因为該处地段較为靜僻，当时知道他所在的只有我和经理处处长徐桴。蔣走时，叫我仍回卫戍总部坐守，听到什么情况，随时打电話給他。

到3月20日早晨止，广州沒有发現大量的火药气味，这是出于我的意料之外的。事后得悉：是晚亏得共产党机关和共产党領导人都能鎮靜从事，对惠团兵員及武裝警察的騷扰，甚至于有个别开枪射击的，共产党机关絕对不予回击。这样一来，就逼使惠团官兵无法滋事。

戒严一直持续到3月20日上午，还沒有停止。那时我在卫戍总司令部，深感此事沒有如此严重的必要，并且这次"戒严"又沒有通过国民政府。因此我想去看看汪精卫，但是汪的住宅已在"保护"的名义下受了包围，并且是蔣所不滿的，不便前往。次而想起譚延闓，平素比較为蔣所尊重，因此我就到了譚宅（20日上午7时許）。譚問起"戒严"之事，他认为事态搞得太严重了，应該及时挽回；并且表示很想和蔣介石談一談，問我蔣校长現在何处。我不便即时据实告知，只說待我去联系一下即来回話。于是我又回到卫戍总司令部，与蔣搖通电話，告以譚的意見，蔣表示願意和他談談。我又立刻赶去譚宅，和譚同車至蔣处。蔣在接見譚时，神色很鎮定，表示可以和平解决，允即下令通知解严，并将惠东昇一团調回造币厂，暫負"侍卫"之責。

此时，蔣的亲信繆斌进来向蔣报告："所有第一軍的党代表中

的共产党員已予一律扣押。”蔣在当时不作表示。譚和繆斌走后不久，惠东昇的部队刚开到，就有何香凝及周恩来相继而至。周等坐候多时，蔣始出面接談。这时，惠东昇在大門口把守，竟将周的汽車上卫兵的枪械繳去。惠对我說：“看他进得来，就出不去。”我說：“未奉令而繳枪，是违反軍紀。你把事情看錯了。”接着惠东昇得知事情已经起了变化，就将枪枝发还。何、周二位和蔣所談內容，我不清楚。在当日(20日)下午，許多被扣的共产党員就恢复了自由，情形开始好轉。蔣介石对我說：“中山舰是受海軍局命令开进黃埔的，‘事变’的責任主要在李之龙身上，現已将李扣押在经理处，交給你去审訊。”蔣因我当过东征軍的軍法处长，所以要我做帮凶。

海軍局局长李之龙是在3月19日后半夜被陈肇英等率兵逮捕的。李新婚不久，在梦中被拖出来，上身只穿一件衬衣，下身只穿一条短褲，双手反綁，眼睛蒙起，嘴巴塞住，像架“肉票”那样把他弄到经理处。我向经理处处长徐梓等出示蔣的手諭之后，开庭提审二次。李之龙連称冤枉，对所謂“通同共产党劫持蔣介石之事”坚不承认，同时一再申明：“中山舰开进黃埔，是由于黃埔軍校駐省办事处主任朱一鴻，亲自来海軍局向我传达蔣校长的口头命令，說該校急需使用中山舰，着速开往黃埔停泊候調，这是17日下午的事。乃于18日早晨，命令該舰駛去黃埔候差。”等語。除此之外，再也审不出其他口供。当晚，我向蔣介石报告审問情况。蔣对我的报告很不滿意，气愤地說：“那么你去将朱一鴻逮捕起来吧！”我看他的神色不对，只得随风轉舵，轻轻地回答：“如将此事看得太严重也不大好。”蔣的表情沒有什么反映，也不再提起逮捕朱一鴻之事(朱駐省城专管招待及船艇事务)。他沉默了一会，又說：“你一个人审問不了，加派第二軍軍法处长戴貞繼会审。”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二天我和戴贞襟在经理处碰头，事前研究了怎样进行审訊。戴說："李之龙不肯承认，是习猾。"他主张用刑訊，我坚决反对，結果沒有动刑。经会同庭訊多次，仍无所得。于是我用书面向蒋介石建議："李案叠经会审，仍无充分罪证，原报告是否完全属实，有待調查，拟先准保释。"蒋介石的批示是"暫行看管，再偵查。"此案就是这样搁起。李之龙被移押何处，我不知道，直到7月間才把他释放出来。

四 "事变"的結局

经此事件之后，汪精卫经常称病不視事，各方面也对蒋介石頗有不好的評論。蒋在这时还不敢公开反共，还想利用共产党的力量来进行北伐；并且顧虑包围苏联顧問团住宅一事，会引起苏联的反感，会影响苏联对軍事上的援助(其时苏联有一批枪弹要运来)。因此，他又不得不假惺惺地去見汪精卫，承认錯誤，并請汪轉向苏联顧問鮑罗廷解释，因为当时汪和鮑比較亲近。但蒋对事件的責任則又全部推在李之龙和其他部属的身上，表示要"严加处分"。据聞，当时汪对蒋的态度也很冷淡。

同年4月9日，蒋介石致汪精卫信上說，3月20日事件的发生，是由于他在辞职未获批示的期間，軍紀废弛，整頓无方，遂致一发不可收拾；其次是"我兄(汪)于3月初召集孙文主义学会会員讲話时，有'中国革命不成，又欲杀共产党乎'之語，以致引起共产党与各軍官的恶感，迫使各軍官亦不得不出于自卫之一举。"云云。从这里可以看出，蒋是如何来掩飾自己的阴謀詭計而把責任推到部属身上了。接着，他就对"中山舰事件"作出了所謂"处分"。实际上只是李之龙无辜下狱，貨正吃到一些苦头，而对于他自己的亲信人

员则无非是一出愿打愿挨的"苦肉计"而已。当将王柏龄解除第一军第二师师长职务，陈肇英免去虎门要塞司令职务，均着即离开广州。欧阳格也被免去暂代中山舰舰长，吴铁城免去新编第十七师师长兼广州公安局长，均送往虎门炮台"软禁"。

蒋介石作出"处理"时，曾召我到他"公馆"中，就叫我坐在他的办公桌上起稿子。当时我觉得吴铁城等罪责不轻，向蒋请示。蒋答："就用图谋不轨的罪名吧！"蒋介石所一手制造的风波——中山舰"政变"事件，至此告一结束。

自此而后，汪精卫眼看蒋介石的声势逐步咄咄逼人，他因为不甘心做傀儡主席，就在同年 4 月中旬弃职出国。

汪精卫走后，蒋即支持谭延闿代理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中政会主席改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由张静江继任；蒋即自任军事委员会主席。谭是好好先生，他兼任第二军军长，要受军事委员会节制；而蒋对于张，根本无所顾忌。事实上他们都是傀儡。党、政、军大权从此就为蒋介石所控制。而在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以后，蒋介石以缪斌为党代表，第一军就成为他的清一色嫡系部队了。

当汪走了之后，蒋介石曾经叫我将政局变化情况，用密电通知徐桴和陈肇英等。因此，我对"中山舰事件"的内幕，就更为明了。蒋既大权在握，就处心积虑地为实现其独裁的政治野心而积极创造条件。及至北伐取得胜利，他就悍然背叛革命了。

（家属吕德懿提供）

四·一二政变前的秘密反共会議

黃　紹　竑

一

1927年4月12日的反革命政变，我是同蔣介石合謀发动的桂系軍閥首脑之一。4月2日蔣介石在上海召集的秘密反共会議，是发动这次政变的一个重要枢紐，我和民革故主席李济深都参加过那次会議。这次反革命政变使大批的工人和共产党員遭到屠杀，使中国革命事业受到严重的挫折。我过去对于这一段充滿血腥的罪恶历史，是不願意接触的。李济深主席在世的时候，他曾经鼓励我写历史資料。他說，"你应該把我們所经历过的事情就你所知道的毫无保留地写出来，如果有那些不清楚的地方，我还可以告訴你。"現在李济深主席不幸去世了，参加过那次反共会議的，在国内只有我一个人了，因此，我覚得更有責任把这一段经过写出来。我写这一篇資料，目的主要是暴露事实眞相，可能写得不全面，分析批判更是不够的，希望讀者指正并严加批判。

二

1927年3月下旬某日，我在南宁接到李济深从广州拍来急电，要我立刻秘密去广州商量要事。那时我因家眷还住在广州珠江頤养园，广州是时常来往的，因而我这次去广州并沒有引起人們的注

意。我乘专輪到广州后，立即同李济深見了面。他取出一份蔣介石由南昌拍来的密电給我看，內容是要李济深和我两人克日到上海同他商量重要問題。电报里虽然沒有說明是什么重要問題，可是李济深和我都不約而同地料定，一定是为了反共，因为那时候南昌、武汉以及各地的国共斗爭已经很露骨了。我和李济深互相交換了一些情况和看法，在反共这个問題上彼此所見略同，不謀而合，于是，我們就决定同去上海。他說，到香港和上海的船票都已经准备好了，下午就要动身；他并且提醒我說，現在碼头上省港罢工委員会的糾察队监視很严，我們行动要秘密。我回到家里把这件事告訴我的妻子。为了保持行动秘密，她劝我把留了六七年的落腮胡須剃去。我就匆匆忙忙剃去胡子，坐了一只小艇悄悄地登上了省港輪船泰山号。

在泰山号船上，我同李济深見了面，同行的还有馮祝万（那时他是参謀长还是財政厅长，已記不清）、陈孚木及随从一人。我們当晚10点多钟就到了香港，李民欣早已在碼头上秘密迎接。他同香港的一班买办有联系（他的老婆是香港某买办的女儿），从香港到上海的船票已经由他办好了。我們下了省港輪船泰山号，馬上就上了美国邮船庇亚士总統号。第二天，邮船就向上海开行了。

在由香港赴沪途中，我們在船上也作了几次秘密談話，內容无非是补述一些当地情况和商量到上海以后的共同主张，由陈孚木作記录。陈孚木是廖仲愷被刺时同时遇难的陈秋霖的老弟，此行替我們担任秘书。

4月2日上午，邮船駛入黃浦江，还沒有泊碼头，白崇禧就派他的参謀长兼上海市市长张定璠乘海关小火輪到船上来迎接我們了。他一見面，就告訴我們說，租界里万不能住。他說："自从我軍

克复上海之后，租界的周围都被共产党領导的工人糾察队严密封鎖，他們同租界里的外国軍警隔着铁絲网对峙着，住在租界不但出入不方便，而且很危险。白总指揮要你們两位到他的总指揮部去住。”我們就乘小火輪直接开往設在高昌庙江南兵工厂里面的东路軍前敌总指揮部。我們在小火輪上看見滿江外国兵舰的大炮都褪了炮衣，指向上海市区，情况的确相当严重。船到了高昌庙，李宗仁、白崇禧都在碼头上迎接我們，李宗仁也住在总指揮部里。

三

在我們到达上海以前不久，蔣介石就已经到了上海。我們到上海那天（4月2日）的下午，他和何应欽、吳稚暉（当时任南昌总政治部主任）、李石曾、陈果夫（中央监察委員）、陈立夫（蔣介石的机要秘书）来到东路軍前敌总指揮部开会，參加会議的除了同来的这几个人之外，还有住在总指揮部的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和我。蔣介石首先发言，說明为什么要“清党反共”和为什么要把“中央”移到南京、建都南京。他說，“十三年国共合作、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时候，他們（指共产党）就不怀好意，他們的組织仍然保存，并且在我們党內发展組织。自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变之后，这种陰謀日益暴露。北伐軍到了武汉，中央某些机关和某些人受了分化或者受了劫持，把武汉同南昌对立起来。因此，現在如果不清党，不把中央移到南京、建都南京，国民党就要被共产党所‘篡夺’，国民革命軍就不能继续北伐，国民革命就不能完成。”最后，他表示要听听大家的意見。

到会的那些人（包括我在內）都是主张“反共”的，自然决不会有相反的意見，而是从一致的反动立場出发，罗列一些歪曲事实的

"亲身見聞"加以渲染夸大，来诬蔑共产党所領导的工农群众热火朝天的革命运动，以此来加强"反共清党"的气氛。李济深首先报告广东方面特别是在彭湃領导下的海陆丰农民运动的情况。他說："如果不早日清党，早日鎮压，其他各县的农民都将起来效尤。广东的局面就无法維持了。"我也接着把韦拔群所領导的广西东兰农民运动日益发展的情况說了一番，并且說："現在要鎮压是很容易的，其所以不敢鎮压，是因为碍于中央党部和省党部的那些共产党人和他們的同路人用党部的名义維护着农民"，从而，我的結論自然也是"必須早日清党反共"。

何应欽在报告南京方面的情况时着重談到南京慘案。他居然为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血腥罪恶作辯护，把南京慘案的責任加在共产党身上，說是因为"共产党鼓动士兵和地痞流氓搶了、打了外国領事館和外国侨民，才引起外国兵舰开炮轰击的"。

白崇禧发言最多。他說："上海自我軍占領之后，工人就組织糾察队封鎖租界。他們有自己的武器，有自己的指揮系統，不服从軍事长官的指揮。他們要冲入租界，占領租界。現在外国領事团已经提出严重警告，黃浦江上布滿了外国兵舰，兵舰上的大炮都卸了炮衣指向我們，租界里新近調来了不少外国軍队。如果发生冲突，不但全国精华的上海完了，北伐事业也要完了。"他还誣蔑共产党"离間"軍队，說："第一軍住在上海的两个师，第一师师长刘峙老实些，执行(反共)命令认眞一些，他們就貼标語、散传单要打倒他；第二师师长薛岳灵活些，与他們表面上接近一些，他們就貼标語、散传单表示拥护。如果这种情形长此下去，我們的軍队也要发生变化。"白崇禧又說："上海的帮会很有力量，什么阶层都有他們的組织，还有他們的武装，黃金荣、杜月笙、张嘯林、楊虎都是坚决反

共的。”

吳稚暉的发言滿口无錫土音，我不大听得懂，只听見他說什么“国民党已经变成了火中取栗的猫脚爪”等等謬論。他的話我虽然不太懂，但是当时我对他这个人还是相当“敬仰”的，认为他是“理論家”（蔣介石称他为国民党的“瑰宝”）。陈果夫不大說話，我同他是第一次会面。他身穿长衫，罩上一件小坎肩，活像一个錢庄的挡手。李宗仁也談了一些軍队政治部問題以及他在地方上所看到的問題。

这次秘密会議上各个人的发言，深刻地反映出以蔣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头目（包括我自己在內）在共产党所領导的轰轰烈烈的工农群众革命运动面前战慄危惧的心情，同时也充分暴露了他們迫不及待地企图扑杀革命的反动阶級本能。“反共清党”的“大政方針”就在这次充滿血腥气的秘密会議上决定下来，而我們这几个桂系軍閥头目追随蔣介石合謀叛变革命的滔天罪行也就从此开始。

四

在4月2日秘密会議以后，为了使“反共清党”合法化，4月5日上午又在旧上海道尹公署楼上开了一次秘密談話会。参加的有蔣介石、柏文蔚、宋子文、李济深、李宗仁、黃紹竑、白崇禧、古应芬、蔡元培、李石曾、吳稚暉、张靜江等（查閱当时上海报載出席的还有汪精卫、甘乃光，实际上此二人并未參加）。由于到会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員和监察委員都是少数，无法代表国民党中央，这次会上就决定由吳稚暉向中央监察委員会提出一个检举共产党謀叛的呈文，并盜用中央监察委員会的名义据以咨請中央执行委員会、国民

革命軍总司令蔣介石以及地方軍事当局作"非常紧急处置"。这个咨文是由蔣介石授意，由吳稚暉、陈果夫等包办的，內容如何，当时我并未看过，現在将查到的致中央执行委員会的咨文摘录如下：

"（衙略）窃本会职責所在，'党員施政方針是否根据本党政纲'，尚应过問，則弃裂本党政纲、酿成亡党卖国之行为尤应举发。是以本会委員分赴各地，遇集上海，遂于民国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先开临时会議，决定于四月二日下午七时召集中央监察委員会全体紧急会議，到会三分之二，蔡元培、李宗仁、古应芬、黃紹竑、张人杰、吳敬恒、李煜瀛、陈果夫共同出席，公推蔡元培为主席，由吳敬恒提出'共产党連結容納于国民党內之共产党員同有謀叛证据'一案，经出席委員共同討論，……全場一致議决将訪察所得首要各人（名单另附）咨請貴委員等以非常紧急处置，姑将所开各人及各地共产党首要危险分子经党部举发者，就近知照公安局或軍警暫时分别看管监視，免予活动，致酿成不及阻止之叛乱行为，仍須和平待遇，一面由貴会公决召集全体中央执行委員会共議处分。（下略）"

这个咨文表面上好像是要求武汉国民党中央来进行处理，实际上不过是替蔣介石叛变革命的陰謀作政治上、輿論上的准备，替他制造借口而已。而且这个咨文所称四月二日举行中央监察委員会全体紧急会議一节，完全是徹头徹尾的捏造。即使把那天的秘密会議改头換面，冒称"中央监察委員会全体紧急会議"的話，当时在場的也只有李宗仁、黃紹竑、吳稚暉、李石曾、陈果夫五人，只占全体中监委二十人的四分之一；蔡元培、古应芬、张靜江三人并未参加，即使把这三个人加上，也还不足半数。可是咨文不但把三个不在場的人加上，"公推"一个不在場的蔡元培当主席，还把到会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